《談流行歌曲的歌詞》

4B 陳梓豪

在浩如煙海的歷史長河中，音樂與文學向來是並蒂之蓮。步入當代，流行歌曲往往被賦予文化快餐的標籤，甚至被斥為庸俗膚淺，然而這種看法實屬管中窺豹。流行歌曲之所以能跨越階層，動人心弦，正因其具備了雅俗共賞的獨特張力。它既能取材於古典意象之精粹，亦能收錄進市井煙火，滿足不同觀眾的審美訴求。

流行歌曲之雅，在於其能採掇於古典精魄，在現代音律中重塑文學之美。許多人認為流行詞曲僅是男歡女愛的無病呻吟，而在方文山與周杰倫的筆下，流行曲早已化作一幅幅潑墨山水。《青花瓷》中「天青色等煙雨，而我在等你」，將那不可多得的瓷器成色，比作一段繾綣的守候，其意境之深遠，與李商隱《無題》詩中「相見時難別亦難，東風無力百花殘」思怨相比，亦各有風騷。在《楓》中，宋健彰筆下的詞意滲入蕭瑟的秋意，將愛而不得的思念寄託於楓葉。那句「緩緩飄落的楓葉像思念，我點燃燭火溫暖歲末的秋天」的淒美與詩韻，早已脫離了所謂的「庸俗」，而是借流行曲之皮囊，行文學藝術之魂魄。當流行歌曲能引領年輕一代去追溯青花瓷的裂紋，去體悟人生的春秋，它不再是文化快餐，而是文化與哲學傳承在當代的另一種輪迴。

流行歌曲之俗，並非庸俗，而是「通俗」中見真情，滿足不同靈魂的慰藉。文學藝術從來不是束之高閣的古董，它必須與時代的脈搏共振。貼近生活，正是流行曲最大的生命力所在。陳奕迅的《苦瓜》，將人生的際遇化作一碟平凡的苦菜，唯有歷經千帆後才能品出那抹「大半生修得正果」的清甜。方大同的《才二十三》，寫盡了人們對光陰如花草逝去的焦慮與不安，「前方的你，別忘了自己」，平淡一句又道出成長摯理。這種歌詞文字平實，卻字字入骨，能讓奔波於生活的上班族，埋首於書堆的學子，在某一瞬間被戳中心底最柔軟的角落。

若文學只求辭藻之瑰麗，而屏除生活之煙火，那便是先失了根基。流行曲能雅能俗，既有陽春白雪的高潔，亦有下里巴人的真摯，這難道不是它最成功之處嗎？它讓孤

寂者找到港灣，讓失意者得到共鳴，這份大眾化的寬容與溫度，絕非「無聊」二字可以抹煞。

或許仍有人辯稱，如今網絡充斥著大量詞意淺白，毫無養分的「口水歌」，降低了大眾的文學素養。他們擔心過度商業化的填詞作曲，會令年輕人失去欣賞美的能力。可我們怎能因一池浮萍而否定整片海洋呢？唐詩浩瀚亦有平平之作，宋詞赫赫多是兒女情長。流行曲的廣泛流行，實際上是在為群眾建立一套情感的語言。張敬軒的《百年樹木》教人學會告別，陳奕迅的《陀飛輪》教會人反思時光與價值的權衡。若非有這些主流流行旋律為載體，這些深刻的社會觀察與人生體悟，又如何能跨越階層與年齡？因此，與其批評其淺白，不如感謝它在碎片化的時代裡，仍能為大眾保留一扇通往審美與思考的門扉。

流行歌曲的歌詞並非膚淺庸俗，而是現代文化與古典文學結合的容器。在動人的旋律背後，聽那些詞人是如何將人生的百感交集，揉進那一首首雅俗共賞的篇章裡。在這紛紛擾擾的人間，能有一曲終老，能有一句慰藉，已是生命中最大的幸福。

評語：旁徵博引，具說服力。